

于广恩 著

幽

草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于广恩 著

天 意 怜 幽 草 天 意 怜 幽 草  
TIANYILIANYOUCAO REN TIANYILIANYOUCAO REN

# 幽

# 草

●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于广恩

PDG

## 引 子

摄影室里，灯光雪亮。

一对情侣，引人注目。

男的理了发，胡须刮得干干净净；身穿一套稍稍肥大的深灰色西服，洁白的衬衣系着一条花纹领带。女的梳短发，秀气的脸化了淡妆；上身是鲜艳的小翻领红毛衣，下身是一条深蓝色毛料裤子。给人的印象，仿佛是一对刚从农村返回城市的下乡知识青年。

他俩有些拘谨地坐到指定的位置。

“靠近点儿，再靠近点儿……”老摄影师歪着秃头，笑眯眯地打着手势。

女的表情坦然，目不转睛地端坐着。

男的迟疑片刻，往女的身上靠了靠。

“嘻……”一阵嘻笑声。

摄影室里的长条凳子上，坐着十几位等候照像的顾客。有成帮结伙的年轻姑娘，也有嘁嘁喳喳的少年儿童。姑娘们交头接耳的议论，孩子们顽皮的笑脸，弄得他俩一阵慌乱，浑身不自在。

“哎，亲热点儿！”老摄影师指手划脚地说，“嗨，别难为情

嘛!”

“哈哈……”暴发了爽朗的笑声。

男的涨红了脸。

女的埋下了头。

老摄影师向顾客们摆摆手。

笑声总算平息下来了。

“目光对着镜头，请笑一笑……”老摄影师语调平缓，很有耐心地诱导着：“请注意：笑要自然，不要大笑，也不要光咧嘴不笑；嗯，要发自内心，要有一种幸福感，要甜甜蜜蜜地微笑。总之，越甜越好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姑娘们和孩子们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有人甚至笑出了眼泪。

唉，真是活受罪！

笑吧！不笑还得折腾。

男的咧嘴笑了笑。

女的抿嘴笑了笑。

“咔嚓”一声——像照完了。

他俩如释重负地站起来。

老摄影师笑吟吟地说：“小同志，不是我老头子有意刁难你们：几十年了，我拍结婚像，历来如此。等照片洗出来，我保证你们满意。”

“老师傅，麻烦您了。”男的客客气气地说。

“谢谢您。”女的跟他握了握手。

“不用客气。”老摄影师颇为得意地提醒了一句：“照片上要留几个字吧？”

“就写‘结婚纪念’四个字吧！”女的爽快地说。

“照片下端，再添上一行小字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。”

男的补充说，“最好是美术字。”

“没问题!”老摄影师热情洋溢地说,“小同志,我祝你们幸福!”

“谢谢!”

他俩穿上棉大衣,走出照像馆。

“绵绵,还上哪儿去?”男的问。

“启山,看场电影吧。”女的说。

他俩穿过马路,来到电影院门前。

宣传广告栏上,写着“今日上映影片”:

爱情啊!你姓什么?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引 子 .....            | 1  |
| 第一章 一对情侣的足迹 .....    | 1  |
| 一 意外的打击 .....        | 1  |
| 二 萍水相逢的同学 .....      | 2  |
| 三 冷冻的爱情与加温的友情 .....  | 6  |
| 四 爱情,面临着考验 .....     | 13 |
| 五 痛苦与悔恨 .....        | 18 |
| 六 她该怎么办? .....       | 21 |
| 第二章 “我们都还年轻……” ..... | 25 |
| 一 童年的友情 .....        | 25 |
| 二 饺子,真香啊! .....      | 32 |
| 三 核心人物 .....         | 39 |
| 四 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 .....    | 42 |
| 第三章 他的道路 .....       | 48 |
| 一 不幸的家庭 .....        | 48 |
| 二 “人啊!应该诚实……” .....  | 55 |
| 三 父与子 .....          | 62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四   | 他们,并不亲热 .....     | 68  |
| 五   | 女人的眼泪像水一样 .....   | 73  |
| 六   | 在冷冷清清的大街上 .....   | 80  |
| 第四章 | 无法摆脱的阴影 .....     | 84  |
| 一   | 父母心 .....         | 84  |
| 二   | 星期六夜晚之一 .....     | 91  |
| 三   | 星期六夜晚之二 .....     | 97  |
| 四   | 病房风波 .....        | 103 |
| 五   | 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 .....   | 108 |
| 第五章 | 人生舞台的一角 .....     | 115 |
| 一   | 粉墨登场与针锋相对 .....   | 115 |
| 二   | 家庭的戏剧 .....       | 121 |
| 三   | 往事,并非过眼云烟 .....   | 131 |
| 四   | 奇迹,也许能挽救他 .....   | 138 |
| 五   | 一笔微妙的交易 .....     | 143 |
| 第六章 | 桃色的梦 .....        | 152 |
| 一   | 姑娘的眼睛看见了什么? ..... | 152 |
| 二   | 你没变,我也没变 .....    | 160 |
| 三   | 一件“光夫衫” .....     | 166 |
| 四   | 反常的“生理现象” .....   | 174 |
| 五   | 秘密行动 .....        | 183 |
| 第七章 | 绝 望 .....         | 191 |
| 一   | 难忘的时刻 .....       | 191 |
| 二   | 一个会议,两个内容 .....   | 197 |
| 三   | 大地在波动 .....       | 206 |
| 四   | 幸存者 .....         | 212 |
| 五   | “娘——” .....       | 218 |
| 第八章 | 你方唱罢他登场 .....     | 229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  | 不受欢迎的人 .....     | 229 |
| 二    | 假戏真演 .....       | 235 |
| 三    | 赔情 .....         | 243 |
| 四    | 家丑不可外扬 .....     | 250 |
| 五    | 吃不了,兜着走 .....    | 257 |
| 第九章  | 戏,还在演下去 .....    | 266 |
| 一    | 热锅上的蚂蚁 .....     | 266 |
| 二    | 父亲毕竟是父亲 .....    | 276 |
| 三    | 在情人的怀抱里 .....    | 283 |
| 四    | 庐山真面目 .....      | 289 |
| 第十章  | 生死搏斗的日日夜夜 .....  | 297 |
| 一    | 生活的浪花 .....      | 297 |
| 二    | 煎熬与耳光 .....      | 304 |
| 三    |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 ..... | 309 |
| 四    | 这不是巧合 .....      | 318 |
| 五    | 不堪回首的风流韵事 .....  | 323 |
| 六    | 人总得有点人味儿 .....   | 332 |
| 第十一章 | 希望在人间 .....      | 340 |
| 一    | 苦衷 .....         | 340 |
| 二    | 六十大寿 .....       | 349 |
| 三    | 女人的自尊心 .....     | 357 |
| 四    | 相见时难别亦难 .....    | 363 |
| 五    | 心灵的颤音 .....      | 372 |
|      | 尾 声 .....        | 382 |
|      | 后 记 .....        | 384 |

## 第一章 一对情侣的足迹

### 一 意外的打击

晚上七点钟,父亲才回家。

舒绵绵看得出来,父亲的情绪有些异常。

他没有像平时那样,一进门就笑呵呵地问:“老伴!做什么好吃的啦?”而是阴沉着脸,嘴巴闭得严严的。甚至对女儿刚刚布置完毕的“新房”也不屑一顾。再过三天,她就当新娘了。

父亲偶尔也有这样的反常情绪,多半是工作中遇到了麻烦,不过很快就会“阴转晴”的。可他今天怎么了呢?吃晚饭的时候,他仍然阴沉着脸,一句话也不说,也没有叫女儿给他倒杯葡萄酒解解乏。弟弟舒琨,今年考上医学院,在校住宿,只有星期六回来。如果今晚他在家,传播点新闻,说些俏皮话,家里就不会这么冷冷清清的。父亲的心情也许会好些吧?

晚饭后,舒绵绵收拾碗筷,父亲把母亲叫到书房去了。屋门关得严严实实的。老俩口声音很低,什么也听不清楚。

舒绵绵快快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几分钟后,父亲和母亲推门进来。

老俩口都显得异常庄重而严肃。

舒绵绵预感到问题非同小可。

父亲舒怀，仿佛面对一个陌生人，打量女儿好久好久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绵绵，你和汪启山离婚吧！”

“什么?!……”舒绵绵惊恐万状，“爸爸！这是为什么？到底出什么事啦？您说，您快说呀！”

“汪启山是个流氓，”舒怀长吁短叹，叫苦不迭地说：“我们……都上当受骗了！”

“造谣！诽谤！诬陷！……”舒绵绵发疯似地叫喊着。

舒怀愠怒地瞪着女儿：“绵绵，这是事实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今天下午，是他自己向党支部坦白交待的。”

“不！我不相信！他绝不是那种人！”舒绵绵眼里噙满了泪水，“爸爸！肯定有人陷害他！您要给他作主啊！”

“住嘴！”舒怀气得浑身发抖，正颜厉色地训斥女儿：“你不要感情用事。这是周明同志亲自告诉我的。难道党支部书记会给一个预备党员造谣吗？”

“啊——”舒绵绵眼前一黑，顿时失去了知觉。

.....

## 二 萍水相逢的同学

一九七九年初秋。北方中医学院医疗系阶梯教室。舒绵绵和汪启山萍水相逢。

来自“五湖四海”的大学生们，互相握手，自报姓名，气氛热烈。在百余名同学中，穿戴一般、少言寡语的汪启山，是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色。

期末考试结束，一个奇迹出现了。

在整个医疗系，汪启山的成績一举夺魁！

舒绵绵名列第二,刘春祥名列第三,狄平名列第四……

从此,汪启山成为众人瞩目的“人物”。

年终,医疗系二班班委会改选。舒绵绵任班长,刘春祥任副班长,汪启山任学习委员,狄平任生活委员。

汪启山这个出类拔萃的高材生,得到院长舒怀教授独生女儿的青睐。在姑娘的心目中,他是个难以琢磨的神秘人物。平时,一心一意地学习,几乎不跟任何人多说一句话。他很少谈起自己,也绝不议论别人。看不出他有什么业余爱好,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社交活动。偶尔有人从山东某地给他寄来一封书信,而他却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口音。他也有露出蛛丝马迹的时候:每当同学们谈论自己家庭的时候,他总是皱着眉头悄悄地离开……

春天来了。

阳光和雨水,孕育万物复苏。校园里,杨树柳树绽出翠绿的叶子。宽阔的操场上,拱出了一片片绿莹莹的青草。教学大楼前,形态蓬松的丁香树,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。浓郁的花香,沁人心脾,令人陶醉……

课间休息,同学们来到操场上,有说有笑,有打有闹,惟独没有学习委员的踪影。

奇怪!汪启山躲到哪去了呢?

不久,又发现了新的情况:汪启山已经三天没有在学生食堂露面了。

这天中午,汪启山仍然没来食堂吃饭,舒绵绵就把狄平拉到一边,悄悄地说:“哥,不知为什么,汪启山三天没来吃午饭了。”

“有这种事?”狄平一怔。

“我去找找他!”舒绵绵一转身跑出食堂。

大教室里,空无一人;独身宿舍,挂着锁头。

在校园的一个僻静之处，女班长发现学习委员正在啃干面包。

“汪启山！”

“你？……”

彼此都很震惊，彼此都很尴尬。

汪启山深深地埋下了头，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？”女班长问。语调中，有抱怨，有疑惑，也有关切。

“我这两天脾胃不和……”话刚出口，脸就红了。学习委员撒谎了。

“难道干面包，能调理脾胃？”女班长皱眉。

“我喜欢吃面包……”

“那么，课间溜号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大概不是脾胃不和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告诉我真实原因，好吗？”

“我保存体力……”

“你身体有病？”

“不。我很健康。”汪启山噤着。“说实话：我每天只吃两顿饭。我……”

“是家里有困难了吧？”

“我娘病了。我把自己的生活费，给她寄去了一半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你娘在山东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那你父亲呢？”

汪启山咬了咬嘴唇：“求求你，别问了。”

“给你。”舒绵绵拿出三十元钱，递了过去。

“不！我不要。”汪启山退缩着，连连摆手。

“算我借给你的吧。”舒绵绵不由分说地把钱塞到他的手里。“你什么时候有钱，什么时候还我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汪启山的眼里闪动着泪花。

舒绵绵莞尔一笑，转身去食堂吃午饭，半路上遇到狄平和刘春祥。

“绵绵，找到汪启山了吗？”狄平问。

“找到了。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没什么。他一个人图清静……”舒绵绵吱唔搪塞。不知为什么，她不想道破真情实况。

“绵绵，我要奉劝你几句，”刘春祥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虽然我们都是班干部，但还是跟汪启山保持一点距离为好。”

“这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……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汪启山的父亲，是‘四人帮’的爪牙，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，被判处十年徒刑，已经关押一年多了。”

“这……可能吗？”舒绵绵将信将疑。

“春祥，你可别传播小道消息啊。”狄平郑重地说。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刘春祥慢条斯理地说。谁都知道，省卫生厅副厅长的儿子，消息总是比别人灵通可靠。

“他父亲的罪恶，跟他毫不相干。”狄平不以为然地说，“跟他保持距离，我认为多此一举。”

“当然，狄老兄，你的看法，从道理上讲是对的。”刘春祥淡淡地一笑，流露出一不屑一辩的神情。“可是，那样的一个家庭，对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。他学习好，这是事实，可也不能一俊遮百丑。他很少跟同学们来往，从不袒露自己的思想，几乎

是个孤家寡人。他这个班干部，没有发挥什么作用。你也知道，同学们对此很有看法。”

“我认为，同学们的看法不足为奇。因为大家不了解他的身世，不能理解他现在的处境，看法就难免有失偏颇。”舒绵绵不假掩饰地发表个人意见，“至于说他一俊遮百丑，我看这未免有点武断。最近，汪启山跟我们一起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这就说明他有鲜明的政治态度。”

刘春祥小心翼翼地微笑着：“绵绵，从表面现象去识别一个人，迟早要吃亏上当的。”

狄平不耐烦了：“嗨！越扯越远了。”

“不。我认为，我们探讨的问题很有意义。”舒绵绵根本不想去食堂吃午饭了。“前几天，党支部书记找我们谈了话，也找汪启山谈了话。这就充分说明，党组织对他没有任何成见，对他和对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。”

“绵绵，请你不要忘了：除了阶级敌人，党组织对任何人都不是敞开大门的。”刘春祥毫无揶揄之意地笑了笑，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汪启山做为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’，党组织没有理由拒收他的人党申请书。”

“行了。别说了！”狄平突然恼怒了。一甩袖子，扬长而去。

### 三 冷冻的爱情与加温的友情

飒飒秋风，吹黄了树叶；草木枯萎，花朵凋零，却换来了累累果实。春种秋收——人们说，金色的秋天，丰收的季节。

汪启山的身世已是公开的秘密，“可教子女”成为他合情合理的“绰号”。

刘春祥侮辱汪启山的人格，在同学中造成很坏的影响，受到团支部的批评教育；影响是被挽回了，但是机敏的舒绵绵看得出来，汪启山变得更加消沉了。他只是拼命地学习，对什么都不闻不问。找他谈谈吗？女班长前思后想，始终下不了决心。她总是有点儿害怕……

那么，她害怕什么呢？

她怕堕入情网，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；她怕跟一个历史罪人的儿子交往，触痛父母心头的伤疤；她还怕……

该想的问题，她都认真地思索了。

该做的事情，她却不敢去实践了。

她把爱情的种子，经过感情上的冷冻，深深地埋在心里。

她把友谊的种子，经过感情上的加温，任其发芽和开花。

这一天，下了晚自习，狄平告诉她：“绵绵，汪启山打算退学了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……”她惊呆了。“这是真的？”

“上晚自习前，他对我说的。”狄平叹息着，“他可能手头拮据，实在维持不下去了。”

“走，找他去。”舒绵绵拉着狄平就走。

他们俩来到学生宿舍。

刘春祥正在洗脚。其他几名男同学已经躺下休息了。

“汪启山呢？”舒绵绵推门就问。

“没回来。”刘春祥懒洋洋地回答。

“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总是神出鬼没的。”

舒绵绵和狄平来到院庭，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。

教学大楼黑洞洞的，操场和甬道阒无人迹。只有教师宿舍和学生宿舍亮着星星点点的灯光。

“绵绵，夜深了。明天再说吧。”

“不。一定要找到他!”

“你放心吧。不会出事的。”

“万一呢?我怕……”

“好吧。我陪你找他。”

“嘻,这才是好哥哥。”

在校园的那个僻静之处,在啃干面包的那个地方,兄妹俩找到了学习委员。

汪启山仿佛是只受了伤了的小鸟,在凉爽的秋风中瑟瑟发抖。他默默地流着眼泪,久久地凝视苍茫的天际,思念远在千里之外、过着贫苦生活的亲人。生活的艰辛,面临的窘况,使他彻底绝望了。他要离开这个大城市,离开这座驰名全国的中医学府,离开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,回到那个偏僻、穷困的山村,去跟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。什么理想、前途和事业,他统统不去想它了。不能生存,就意味着一切都是幻想。他不能总是饿着肚子听课啊!

“你要退学,是吗?”舒绵绵站在他面前。

汪启山凄苦地望着女班长,没有回答。

舒绵绵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的手:“你有困难就说出来,大家帮你想办法。看你,哪像个男子汉的样子。”

狄平劝说:“你说说吧。不要把话憋在心里,折磨自己了。”

舒绵绵的手握得很紧,看来不照本实发,她是不会松开手的。

汪启山轻轻地抽出自己的手,伤感地说:“我爹当权的时候,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来岁的小老婆,逼走了我娘和我妹妹。他被关押起来以后,那个妖婆把家具全卖掉了,我跟她吵了一架,她才不得不留下一千元钱……这笔钱,我从不乱动。上学期,我给家里寄去三百元钱。上个月,我娘的胃病又犯了,医药费和住院费花了四百多元,她至今还没有出院。我不

能不管啊。……现在，我手头上只有二百元，你们想想，我不退学，还能有什么办法……”

“你申请困难补助吧。听说明年学院开始施行奖学金。凭你的学习成绩，拿个头等不成问题。”舒绵绵眉宇舒展了。她没把汪启山的困难看成是多么严重的问题。前几年，父亲拖家带口地到农村劳动改造，家里的生活也是相当困难的，不是咬咬牙，也挺过来了么。“汪启山，你那么喜爱中医，若是半途而废了，你会悔恨终生的。”

“你写个申请吧！”狄平亲热地拍拍他的肩，“困难补助的事，我和绵绵给你办。”

“不不！”汪启山慌乱地连连摆手，“我若是把困难的原因写上，就等于把家里的丑事全抖落出去了。那我……”

舒绵绵噗哧一笑：“堂堂的男子汉，竟这么小心眼儿！”

狂暴肆虐的西北风，裹挟鹅毛般的大雪，翻卷飞扬，铺天盖地。气候严寒，滴水成冰。

这是立冬以来罕见的一场大雪。宇宙万物都被暴风雪包围了。地面上的积雪足有半尺多厚。所有的道路完全封住，车辆已经不能正常通行。

正是期末考试前夕的紧张复习阶段。舒绵绵上体育课时，不慎扭伤了脚踝骨，躺在家里休病假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汪启山每天晚上抽出两个小时，陪她一起复习功课。女班长的心里踏实多了。

舒绵绵倚在床上，凝视窗外灰濛濛的天空，断定汪启山不会来了。

音乐门铃响个不停。弟弟舒琨忙去开门。

汪启山的肩头堆满了雪花，浑身上下带着一股逼人的寒气，脸上汗水淋漓地走了进来。他气喘吁吁地摘下帽子，头上